



持火把的劇場旅人： 黃婉玲

「黃婉玲：持火把的劇場工作者」座談會

日期：2008年5月18日（星期日）

時間：下午3時至4時30分

地點：香港軒尼詩道235號城邦書店三樓

合辦：新婦女協進會及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

主持：小西

講者：盧偉力、阮志雄（雄仔叔叔）、莫昭如、陳玉蘭

整理：巫書祺、編輯部

照片提供：新婦女協進會

2008年，從事劇場、戲劇教育、婦女運動等工作的黃婉玲辭世，她同時游走於不同領域，用熱忱、真誠和愛貫注藝術、社會和人心；她「以貫徹的女性主義精神，為女性、弱勢社群、女性美學、教育劇場，創造了不可估量的開拓與意義的空間」。以下撮錄一次回顧婉玲及其戲劇實踐美學的座談會內容，嘗試透過一些曾與婉玲共事的戰友和好友，梳理這位劇場旅人共香港劇場所走過的路。

小西：

我先來介紹：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，阮志雄曾經跟婉玲在「中英劇團」共事。當時婉玲是劇作坊主任，阮則是教育主任；亦是在那時開始，才有這兩個職位。莫昭如在民眾戲劇方面跟婉玲有很多合作，包括由阮志雄擔演主角的《狂人日記》（1991），另外她亦在傅炳樂的《搭棚》（1992）中，擔當導演一職……在「中英劇團」時，婉玲負責不少教育劇場的工作；千禧年後，不少朋友都有參與由她成立的「月亮文化」，一個全面關注女性文化的劇場。我倒不知道盧偉力跟婉玲的關係，不如先請他跟大家分享。

盧偉力：

我在七十年代末跟婉玲認識。當時在浸會學院，她是高我一年級的中文系師姐，而我則是傳理系。當時大家都喜歡戲劇，我喜歡的是較傳統的劇場，亦參加過大專戲劇比賽；而婉玲除了參與那些演出外，還受到當時氛圍的影響，跟一些比較新的文藝思潮，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緣份，譬如會對「進念·二十面體」的活動感興趣。

當時整個大專戲劇正在衰落，「學聯戲劇節」面臨被取

消；相比於六十年代的盛況已不同。在此情況下，我們「學聯戲劇組」主動舉辦了「學聯戲劇節」，亦舉辦了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。當時香港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會紀念魯迅，就只有我們那個「學聯戲劇組」去籌備整個活動。其實，「浸會劇社」在當時亦開始衰落，雖然我跟婉玲都是向外走的人，但她覺得不能讓一個劇社就此消失。她經常來找我，希望我不要只顧著外面，不如回去「浸會」辦戲劇……最後在她的大力推動下，我擔任了（劇社）翌屆主席，亦找來幾個人（合作），如張堅庭去編寫劇本；這麼多事情，都是由她一手促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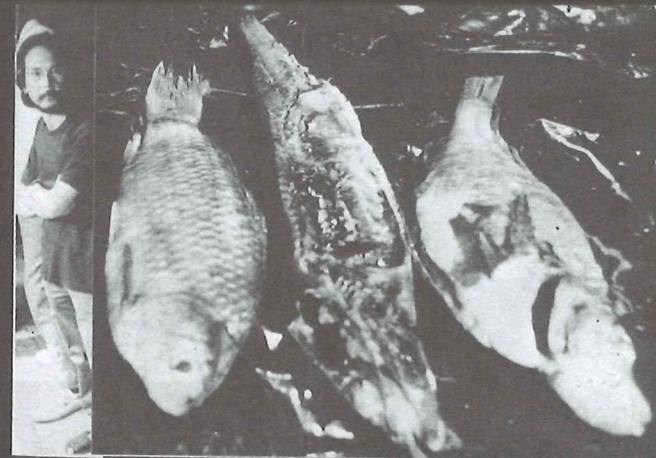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促成人外，她對良好的事物，即使是很小的一件事，也不會覺得它的價值是很微小的……1986年中至1987年初，算是我跟她的交叉點；她從美國回來而我亦即將到美國去。她提供了很多美國的資料給我，又送我街道圖。我體會到她的關懷；除了跟她是朋友外，在另一方面，是因為香港文化力很單薄。八十年代中，文化力較現在更單薄，往外地修讀文化藝術的人不多，她並不是因為跟我熟稔才照顧我，而是希望我能成為一個在外地好好學習的香港人。這份心意使我很感動。

Weidajijayuan

偉家園

有男女老幼
是妳跟我每天的經驗
是你好我好大家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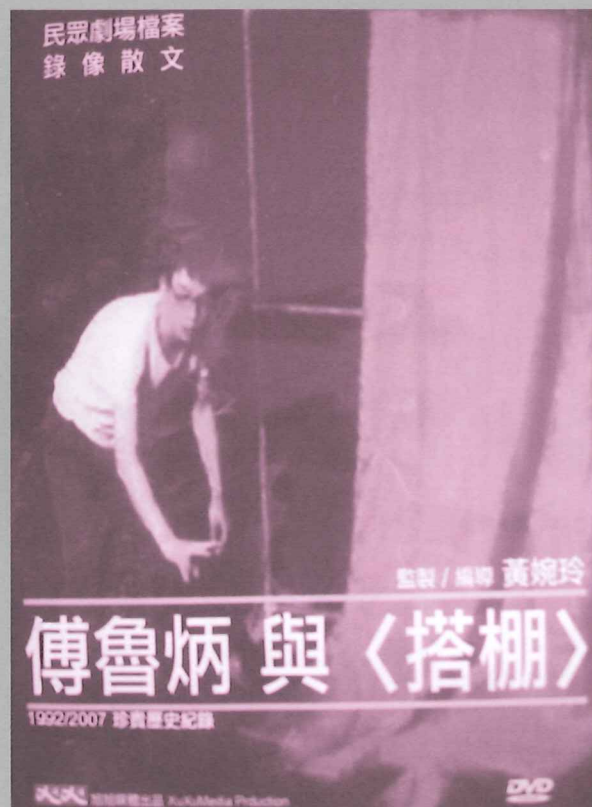
A City Contemporary Theatre Presentation 城市劇場主辦



演出：
潮時康
林麗妮
許素嫻
陸錦華
楊秀卓
吳偉碩
李穎思
梁以湖
馮偉光
王偉光
劉玉芬
陳淑賢
李志容
鄭綺璇
許兆麟
陸潔貞
徐昌明

日期：6-8/8/1988 (星期六、日、一) 8p.m.
7/8/1988 (星期日) 3p.m.
地點：城市劇場—黃大仙沙田坳道110號地下
票價：\$ 30, \$ 25 (學生及城市當代舞者之友)
門票將於七月六日開始在各城市電腦
售票網發售
熱線訂票：5-739595
節目查詢：3-229616/268597

構思 導演：黃婉玲
編舞：梅卓燕
鄭志銳
音樂：關皓式
製作：盧 粵
錄像：馮美華
程 朗
黎蕾文
照明：張國永
聲音：盧 粵
佈景：李繼堃
王慶鏞
林慶豐
服裝：鄭志銳
陳炳釗
道具：馮敏兒
德 明
舞台：馮偉君
硬照：盧玉嫻
陳德昌
票務：凌偉光



後來她的經歷相信大家比較熟悉，但可能有一部份不為大家所知，就是她支持香港電台一群播音人，創辦了「壘荆坊」；以她的方式排練了一些很特別的演出。這是從1989年至1991年間，那個使我們心靈震動的年代。迄今，跟她共事的播音人都不會忘記婉玲。婉玲給他們不是純粹藝術上的啟迪，反而是一種生命的切入點……我認為她的人生有數個覺悟點，一是在八十年代中，她跟我說的有關感情的覺悟……而第二個啟悟，是我從紐約畢業回港後，她表示她不再參與劇場的創作。我很震驚，因為她對劇場一直抱有很大興趣；但她表示要投入更遠大的地方，在香港、甚至要往內地，參與有關婦女的工作。當時她的精神狀態讓我知道，她永遠也有一種出發的感覺……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特殊的生命，甚至不能只說她作為一個女性的特殊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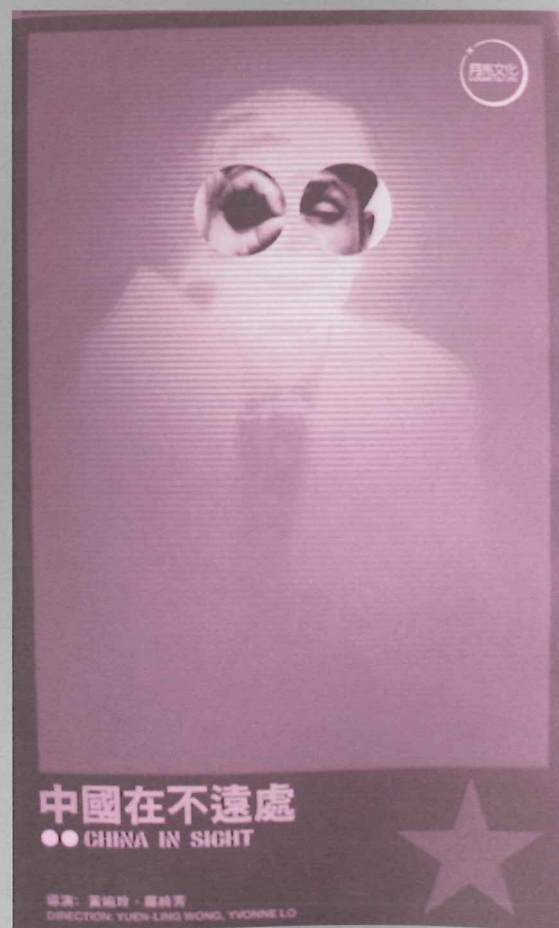
小西：
補充一點，今天主題為「持火把的劇場工作者」，其實我一篇文章的名稱；靈感來自婉玲最後一齣作品《持火把的女性》。我理解「持火把」的意思為播種，其實不單是劇場，婉玲亦從事很多方面播種、開始的工作。

阮志雄：
我跟婉玲相識一段時間了。在八十年代，藝術中心舉辦了第一次民眾劇場……當時她很落力負責後台的工作，而沒有參與演出。過了很長時間，有一天跟她在街上碰面，她就邀請我到「中英劇團」擔任教育主任，其實當時並不知這個職位的內容，那是1989年。當時並不太清楚自己想幹什麼，這機會可以說是讓我能夠重新生活

……接著，我們便各自從事不同的工作。

十多年後，我才明白當時做的事的意義；對此，婉玲卻在開始時已經很清楚。當時她和我跟一群小朋友講故事，那個傳統的故事叫「馬騮仔和賣帽的伯伯」（編按：即1992年「中英劇團」教育劇場節目《老婆婆與馬騮仔》，由黃婉玲編導和演出）……在講故事的過程，她製造了很多跟小朋友一同參與的活動。因為能夠跟她一同參與，令我對幼兒教育大開眼界。第一、老師跟校長不會相信小朋友可以聽我們講一個一小時的故事，因為他們所持的理論是，小朋友的專注力只有六分鐘；但我們最終卻可以成功辦到。當時，我並不理解箇中的詳情，婉玲就解釋給我聽。她一開始已經很清楚整件事；婉玲就像種子，一切都從她開始。

後來，她在很多機構負責培訓幼兒園老師。在幼兒園界開啟一道完全不同的門，打開了一點裂縫，讓老師們清楚，原來幼兒教育可以有另外的面向。我亦有幸一直還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。現在我亦知道婉玲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……我不像她般經常出發，反而常常在一件事上徘徊良久……昨天，我還在想今天講話的內容，半夜醒來睡不著，就開始唱歌。那首歌叫《The Night Comes On》，結尾的兩句很好：「I wanted the night to go on and on」，就像我一樣，很散漫的過日子；她就會說「But she said, go back, go back to the world」……這歌起初只為了訓練自己的記憶力，昨晚才發現原來是婉玲



要我唱這首歌，是她想提醒我做事不要散漫。

陳玉蘭：
我是在1991年加入「中英劇團」時認識婉玲的。那是讓我對戲劇教育有啟蒙的年代，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。當時我負責宣傳推廣工作，我記得上任時，婉玲給我講「中英」的歷史；她認為我作為宣傳人員，有責任知道劇團歷史、不同藝術總監的藝術方向等。這亦是多年來跟她合作，我覺得她一直都在貫徹的態度……她不會只當作做一份工，而是由一件事上能引伸出其他的關係，然後將所有事情串連成一個更宏觀的脈絡。於是我經常有機會去旁觀他們的工作坊……她要我親身出席，觀察小朋友的反應；不然，我不能真正把劇團的精神告訴大眾……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使我對戲劇教育有了初步接觸。

有一年，她要編導兒童劇《芝麻開門》（1994），她用了很長時間、很多心血去寫劇本，她不斷修訂，可能一個晚上就只為了寫十來句對白；從這可以看出她的心思。但更使我更深刻的，是婉玲自費為節目購買了很多鬼怪形狀的螢光貼紙，送給進場的小朋友。這不是綽頭，是有其理念的，因為當小朋友進入一個黑漆漆的陌生環境後，他們會感到害怕，但是貼紙能夠轉移其注意力……她藉著一份小禮物，令到小朋友不害怕進入劇場，讓他們感到黑暗是一樣有趣的事；那個貼紙亦跟故事主題有關。我覺得她的構思很全面，不只在故事上面，而是從小朋友踏入劇場時，整個劇場效果已經開始。這件事使我很難忘，亦頗能夠代表婉玲對劇團的看法。

而後來比較長時間的接觸，則是透過兩劇：一是1998年跟「桃園劇社」、失明人協進會的朋友一同合作的《中

國在不遠處》（1998）；而另一個則是2001年的《美麗計劃》，這兩劇我都有參與做演員，而在《不遠處》中，我亦是婉玲的副導演。雖說婉玲在七十年代已經將一些較新穎的思潮帶入香港，但我想即使到了1998、2001年，甚至是今時今日，很多人還是對編作劇場不大熟悉……排練這類戲劇時，都害怕何時會有劇本，好像快要上演的時候，還有很多事情未確定，但其實這個過程是很刺激的。婉玲喜歡這樣的創作過程，一個真正由一群人付出的過程……這亦是戲劇教育裡的一個很強的信念：教育是對話而非獨白；而放諸她的劇場創作裡，她亦相信這是一個連接（connective）的過程，而不是由一個導演去作所有指示。她努力嘗試在她的作品裡，呈現一個共同創作的過程。

2000年，香港舉辦了一個有關戲劇與教育的會議，當時的負責人邀請了婉玲作一個主題演講，而她亦邀請了我一同去分享……大家用了很多時間去資料搜集，最後寫下演講文稿。07年「IDEA」（國際戲劇/劇場與教育聯盟）會議在香港舉行，文稿收錄成為介紹香港教育劇場的文章，因要翻譯所以我再次深入地閱讀文章。雖說已過了八年，但我發現還有歷久常新之感。原因是內容涉及的並不是一些很狹隘的事，而是作為一個劇場、教育工作者，甚至是作為社會上一個藝術家，去探討如何能夠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，和值得關注的精神。

小西：
我認識婉玲，也是認識莫昭如的時候，是在1991年的第一次「民眾戲劇節」；當時，「城市當代舞蹈團」將他們的場地開放成為「城市劇場」，那是香港小劇場、實驗劇場的一個重要場地……我記得她曾負責「城市劇場」的



節目統籌工作，很多實驗劇場作品都是在她統籌下出現的。

莫昭如：

我也忘了何時認識婉玲，應該是認識王慶鏘先於她的……其實我跟她合作並不多，《狂人日記》外，相信就是在兩次六四紀念晚會上的演出……2004年，我跟陳玉蘭知道在2007年要辦「IDEA」會議，便跟婉玲說我們要辦這大會；她很支持我們，還表示不如一起合作。那時她已在從事有關幼兒戲劇的工作，所以她建議舉辦一個讓幼兒院老師參加的會議。對於她這個想法，我們也希望能夠辦得到，但礙於當時還未籌集資金，所以整件事就一直沒有進展。直至我們想找婉玲討論這個會議時，她已經開始閉關。我想應該是她知道了自己有病，而她亦覺得有些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，所以就沒有參與「IDEA2007」這個會議了。

……回顧她以往的工作，無論跟婦運、發展，或是跟劇場教育有關，最後還是回到跟幼稚園老師上工作坊說故事。她曾經任教中、小學，我覺得小朋友上中學後已經無藥可救，被教育成沒有創意的學生。最後婉玲轉而講故事給小朋友聽，由小開始，我覺得這個方向十分正確……她雖然表示不再從事有關戲劇的工作，其實最後她所有工作的本質都是一樣，就是能夠使其他人自立、自主，take control of their lives。

王慶鏘：

我想補充當時婉玲在「城市當代舞蹈團」所做的工作……「城市劇場」應該是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出現。當時曹誠淵（「城市當代舞蹈團」創辦人）同意成立兩個空間：一個為「City Contemporary Theatre」（城市劇場），而另一個為「City Contemporary Gallery」（城市藝廊）；這兩件事都是由婉玲負責統籌和策劃的。在城市劇場方面，我還有些許印象當時上演過的劇目，包括梅卓燕的第一個獨腳戲、一個黃碧雲的獨腳戲及黃子華、張達明的獨腳戲。接著就是婉玲的《偉大家園》（1988），那時候有幾十人參與，這亦是婉玲一貫的處事方式。她亦開宗明義表示，那個演出會關心女性城市暴力這一題材。婉玲就是有能力聚集一群人去做一件事，而又讓他們感到那件事不但有趣，亦很有意義。

「沙磚上」就是在《偉大家園》之後成立的，可能就是當時的「城市劇場」凝聚了一群對香港小劇場、獨立劇場感興趣的人，這可算是一個有些歷史意義的工作。而她自己亦想過完成《偉大家園》後，會否自己成立一個組織去繼續做同樣的事，但最後她知道自己不甚願意這樣做。反而在十多二十年後，她成立了「月亮文化」，

可能這是她的想法在不同階段的轉變。另外，當時「城市劇場」還上演過一齣劇《美國飯店》，導演是方育平，主角為曹誠淵。那時還有「城市藝廊」，而我跟她亦有作品在那兒展出，是一個裝置藝術的作品。我記得有一天，一個年輕的學生到藝廊跟婉玲討論了很久。數日後，這個年輕人就在報章上發表了文章，而這個人就是梁文道……婉玲當時在「城市當代舞蹈團」（工作），曹誠淵是大方地提供空間讓她任意使用的。

盧偉力：

……在跟婉玲的傾談中，我發現她在八十年代初接觸過不同種類的劇場，如民眾劇場、一些當時前衛的劇場演出，及王守謙（早期的「進念」成員）的影響等。直至她到紐約讀書後，她在「城市劇場」的創作，類同紐約的小劇場，協助很多不同的個體藝術家去尋找自己，表達自己。而她呈現出來的行為，已經排斥了香港一種很主流的所謂前衛劇場，表面上那些演出，釋放了很多生命的能量，但其實一切還有很多制肘……我認為婉玲自覺不走這條路，亦不是純粹走在民眾劇場的道路上她較，莫昭如先行數年要在，民眾劇場的氛圍下引入些一藝術因素；因為真正的教育不能夠沒有藝術，沒有藝術性的教育其實是未完成的，所以她在排練的過程，無論是民眾劇場，還是其他劇場的氛圍，引入很多元素。而這些元素有些許戲劇治療的成份，可以讓參加者在過程中能夠釋放自己的生命潛能、表達自己及協調與其他人的相處。

《还是让我坐下来写封信》
 没有纸和笔
 推开我
 言语之前
 此时呼吸最急
 生命主流起伏
 还是让我坐下来写封信
 靠近
 从时间领土裡
 摘下文字的花串
 让风带走
 带走
 北京06 莫昭如

黃婉玲寫的詩，
 擷取自其詩作《坐下来寫封信》